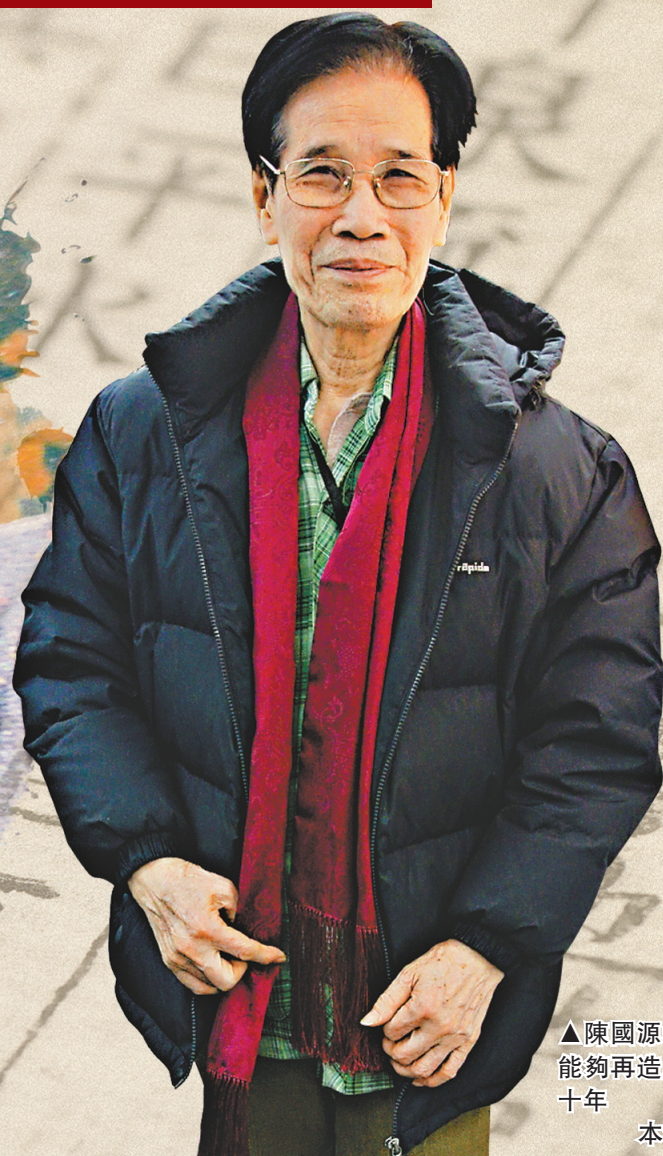


造戲服逾60載 香江碩果僅存

尋訪 陳國源



▲龍貫天(左一)與南鳳(右一)身穿的「化蝶飛」情侶裝，為陳國源所創作



▲陳國源希望能夠再造戲服十年 本報攝

佐敦寧波街一棟電梯唐樓中，有許多熱情的街坊。記者在尋覓「陳源記」時，就遇到兩位長者：「你是來找『陳源記』的吧？就在樓上的那個地方！」沿着其中一位長者指去的方向，走出幾米，仍聽見他倆在爭論：「你說的路線很麻煩啊，我對她說的才便捷。」

一塊紅色牌，寫着「陳源記」，門上還掛着一些粵劇頭盔，「哎呀」一聲，陳國源推開了鏽跡斑斑的鐵閘門，招呼記者入內。虧得不是太胖，否則入門都有些艱難。抬頭望，屋內天花板早已掛滿各種飾品，低頭看，地上堆滿材料，連地板磚都不見花紋。陳國源說：「行內從沒有一個師傅像我這麼亂七八糟的，連床上都是服飾材料，女兒經常說要給我收拾，就怕一收拾，好多東西就找不到了。」

曾有媒體稱他為「末代大戲服裝師」，但對於陳國源醉心於粵劇服飾的細節，以及他平日加工服飾的點滴，則少人知曉。

本報記者 周怡

舊時「利舞台戲院」或現時「新光戲院」、「油麻地戲院」等大大小小的粵劇舞台前，我們看不見他；在演員們熙來攘往的舞台後，我們找不到他。想找到他或許在熱鬧的觀眾席中，又或於小小的「工作室」內，他是香港僅存的粵劇服飾師傅。陳國源，粵劇行內人熟悉多年的名字，作為粵劇的幕後功臣，他以手工藝襯托名伶的表演，使他們在台上熠熠生輝。伴隨粵劇經歷了無數風雨後，今年正逢八十大壽的他，卻絲毫沒有退休的念頭。

80大壽 未想退休

「這裡既是家又是工作室，雖然亂，但是只要提到哪齣戲，哪個角色，我馬上就能知道相對應的服飾在哪裡。」雖然不到五百平方呎的房子內，鋪天蓋地都是頭飾、零件等材料，陳國源卻從未打算換地方，在香港沙田、廣州番禺、美國、加拿大都有房子，他卻始終不願放棄這裡，「除了怕麻煩，我就是個懷舊的人，喜歡一切舊的東西，捨不得啊。」

前幾天，陳國源朋友從美國帶回了幾套有些「風霜」的粵劇戲服，打開捆綁起來帶有黃色斑點的「女小靠」，也隨即打開了陳國源與服飾的「歷史篇章」。

一九五五年，陳國源開始造粵劇頭飾，「這是一件瑣碎又繁複的工作，很多細節若有一丁點差錯，舞台效果便不盡人意。」訪問過程中，有一位粵劇女演員前來拿官帽帽檐，陳師傅造了金銀各二對，女演員選擇比較了一番，「花紋靠外面一些的，看起來比較大方、大氣。」小小的細節，陳國源除了要考虑服飾在舞台上的效果，亦須洞察穿戴者的喜好。

自上世紀八、九十年代後，香港便沒有什麼製作粵劇服飾的師傅了，現在的服飾都是在內地製作至七成，然後再拿到陳國源這裡加工，但原材料用的都是「來路貨」。「一件衣服賣的也不便宜，所以一定要給客人堅固、耐用的，內地雖然便宜，但質量就沒有用「來路貨」製作的好。」

在深水埗南昌街上，盡是賣布料的小檔口，每走兩三家，便有人熱情地和他們口中的「源仔」（陳國源）打招呼。不講價，也不仔細檢查布料，「都是「熟透」了的老朋友了，信得過。」賣家：「要不要袋子啊？」

陳國源：「當然要啊，難道要用我嘴叼着走嗎？」不是老朋友，哪能這樣輕鬆自如打趣對方，還有賣家更向朋友介紹：「他就是香港最有名的粵劇服飾師傅了，在我這裡買布好多年了。」

皇帝蟒袍 十二章紋

稱自己為「梨園子弟」，因陳國源曾是唱戲科班出身，製作粵劇服飾卻是邊學邊做，「明知自己不是唱戲的材料，正好對服飾有很大的興趣，時至今日，我還將它當『愛好』來做」。曾經有許多學徒慕名而來，但幾年之後都因「賺不到錢」而放棄，「個個都沒心機學，學到差不多了，就另謀生計。」陳國源早就知道他們會放棄，但他也無所謂，「就當他們來幫忙了。」

「其實我也不想收徒弟，我並不鼓勵他們將這行當當是養家糊口的行當，賺很少錢的。」陳國源一直認為自己是幸運的，當年趕上了好時代，加上習慣了省吃儉用，才有今天的「無憂」。

近年來，香港演藝學院也有一些學生學習粵劇服裝設計，陳國源認為，「畫圖、設計和製作完全是兩回事，年輕一代的設計會新潮、時尚些，和傳統的戲服有差異。」

熱衷於研究、設計及製作清朝服飾，陳國源

介紹道，蟒袍出於清代的戲班，當時大部分的戲服以繡花為主，織錦結合，而繡花流行了一段時期後，許多大老信為了爭妍鬥麗，紛紛在繡花的服裝上增添有反光效果的「鏡仔」，而後各種材料更層出不窮，又有「膠片」、「蘇片」、「珠片」、「灑片」，「兜了一大圈，現在又流行繡花了。」

他一邊找出具有時代代表性的戲服，一邊介紹手邊的服飾，每件衣服包括配件都有一個既傳奇又文藝的叫法，「海青」、「羅傘」、「飛袖」、「水袖」、「小生巾」、「竹葉扇」等等。

提到清朝的「皇帝蟒袍」中的「十二章紋」，陳國源尤其喜愛，並親手製作了兩套收藏，這十二章紋包括「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龍、華蟲、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」。他說，傳統的清朝龍袍以刺繡龍紋為主，再以五彩雲紋、蝙蝠紋、十二章紋等吉祥圖案集於一身，但寓意最深的十二章紋樣，分別繡在了兩袖、前身與背後，它們的面積都較小，同時清朝帝王服飾炫彩奪目，圖紋多樣，使人忽視了蘊含豐富歷史含義的「十二章紋」。

陳國源考慮到，明朝帝王服飾將「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龍、華蟲」六章織於衣，而將「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」六章繡於裳，服飾整體相對清簡。因此製作戲服時，陳國源稍稍做了一些改動，結合兩者特點，將「十二章紋」集中放在袍前與後，「這既有新意，在舞台上又能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『十二章紋』。」

注意養生 生活勤儉

就是這樣，陳國源專心致志做自己的行當，「其他什麼都不懂，也不想花心思去弄。」但像打長途電話如何划算，吃飯怎樣省錢，他說起來頭頭是道，思路明晰，他謙稱：「要說粵劇服飾我可稱得上是『活字典』，但其他東西我一概不曉。」

注意養生、生活勤儉的他，造粵劇服飾六十多年，不定時地會到荔枝角、深水埗或廣州買貨、寄貨，少則幾磅，多則數十磅，「有時也得累，但只在極少情況下，精神上始終很享受。」每天除了面對粵劇服飾等相關事宜，堆滿了飾品、服裝的屋子裡，還有陪伴了陳國源十六年的大黃貓「汪汪」。

「牠是我收養的貓，牠的媽媽和兄弟相繼離世後，只剩下牠了」。見到記者到來，「汪汪」以「喵喵」作歡迎詞，不怕陌生人，牠還親切地用爪子輕摀記者後背。陳國源眼中，牠是朋友也是家人。「有時在工作的時候，牠會來打擾我，想和我玩，我若不理牠，牠也會和帽子、小飾品啥的『親撫』一番，但從未弄壞過任何東西。」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陳國源召集了行內多數大老信，在當時的「三棟屋博物館」舉辦過一次粵劇服飾的展覽，掀起了不小的懷舊風，二十多年過去，粵劇無論是服裝還是文化意義，都發生了變化，陳國源希望能將自己收藏和製作的服飾展示給大家欣賞，同時也讓現在的年輕人認識及了解粵劇與其服飾的發展和歷史故事，「但是你看到了，每天工作都忙不過來，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去操心展覽的事宜。」

除了想辦展覽，陳國源滿腦子都是粵劇服飾的歷史、搭配、製作手法等知識、技術，如果有機會，他很想將它們集成書，可以讓後人學習、鑒賞。

「舊」這樣一個中性詞或許並不被大部分人所接受，但在「陳源記」以及整棟大廈的老街坊這裡，老的、舊的，多數敬上了一份光芒，當中有「過去」，有回憶，有陳國源和他的「皇帝蟒袍」、「小生海青」、「大小靠」……



▲李沛妍(飾杜麗娘)與林子青(飾春香)



▲陳國源為星輝粵劇團的小演員製作戲服

角色與戲服相得益彰

一齣大戲，集合了演員、舞台布景、音樂等，而當演員穿上服飾後，鮮活了角色，亦鮮活了舞台。

小小的舞台上，天南地北的才子佳人、帝王將相套上戲服「各顯神通」，將恩怨情仇、人情冷暖揮灑得酣暢淋漓，是人物角色帶活了戲服，還是戲服靈動了演員？可以說，二者相輔相成，就連連排的時候，演員也會穿上戲服，即刻進入人物角色。

服飾的顏色，除了襯托和美化角色之外，亦顯示了穿著身份階級等區別，例如紅色代表正直、黃色代表尊貴、綠色代表剛毅、黑色代表粗獷、白色代表莊重。

如此有聲、有色、有動感、有美感、有藝術性的大戲，服飾在舞台藝術表現上佔有了一定分量的地位。

曾經鼎盛時期的粵劇，「萬人圍住看瓊花」，而由始至終，風光一直都屬於台前、大老信，而服飾師傅便刀弄針將演員從頭到腳「包裝」一番，原以為這行當也會風光、收入可觀，「其實也就將將就就，都是艱苦日子走過來的，所以特別節省，省才是最重要的，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做不到了。」陳國源說，現在一套戲服的價錢相對仍很便宜，其實賺不了多少錢



▲上世紀五十年代「任白」演繹的《牡丹亭驚夢》

。他說自己也是唱戲出身，知道不容易從中獲利。

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，粵劇漸漸被人遺忘，可喜的是粵劇三年前列入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可喜的是越來越多新一代年輕人加入粵劇表演的行列。可惜的卻是，粵劇服飾行業後繼無人。「能怎麼辦呢？我也沒辦法，但是這行不會絕，因為粵劇在繼續，現在只希望能再多做十年吧。」陳國源說。

大小戲服 如數家珍

「《牡丹亭》的原詞，有柳永的俊逸，有李清照的真實感情，有納蘭性德的瀟灑，有李後主的神采，不只是詞學裡的奇麗異彩，簡直是中國值得拿去驕傲任何一國的藝術品。」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唐滌生於「麗的呼聲」寫字樓寫下「編寫《牡丹亭驚夢》的動機與主題」中提及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唐滌生將湯顯祖的《牡丹亭》改編，成了後來由任劍輝、白雪仙主演的粵劇《牡丹亭驚夢》，多年來「不在梅邊，在柳邊」的唱詞仍為大家所熟悉，因後人不斷將此劇搬上舞台。從舊照片當中，大家可以看到服飾的顏色、款式等與今時有些不同，但是

演員穿上服飾後，所營造的舞台效果則大同小異。

今年，香港八和會館推出「粵劇新秀演出系列(四)」的第二場演出，由李沛妍(飾杜麗娘)及陳澤善(飾柳夢梅)主演《牡丹亭驚夢》。

第一場「遊園驚夢」，杜麗娘身穿粉色帶繡花的「女軟風」，芳齡十六，是眾人眼中的「賢淑之女」，生於封建家庭的她猶如籠中的金絲雀，竟不知家中還有後花園。而看到美麗的暮春之景後，她開始感傷逝去的美好春光。「夢迴驚轉，亂煞年光過。」外界美好春光，自己卻「人立小庭深院」。杜麗娘眉目間「春情難遣」的幽怨，與鮮艷動人的服飾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和反襯。

而第三場「魂遊、拾畫」中，杜麗娘以鬼魂現身時，頭上多了一縷半透明的黑紗，那是「任白」的《牡丹亭驚夢》中沒有的，「黑紗營造了鬼魂飄渺神秘的色彩，在舞台上也多了一份現代感。」陳國源說。

陳國源曾為《梁祝》中的龍貫天與南鳳設計、製作了一套情侶裝「化蝶飛」，還為星輝粵劇團的兒童粵劇演員製作「小皇帝袍」、「小花園圍」。除非演員自己上內地找人專門製作戲服，現今香港大小粵劇演出的服飾，滿布陳國源的辛勞和喜悅。

「多年以來，見到很多人成長、變化，感覺粵劇就像個大家庭。」陳國源細數着舊照片，任劍輝、白雪仙、任冰兒、龍劍笙、馮寶寶、陳寶珠、龍貫天，無數在生或已走的，在陳國源心中依然是當年的容貌。



▲陳國源製作的頭飾飾品



▲陳國源(左)在選購珠片 本報攝



▲「陳源記」位於佐敦寧波街一棟唐樓中 本報攝